

猫的伊甸园

梦 庐 著

成都出版社

一九九五·十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惊世、警世、醒世之作。

以写现代艳情小说著称的梦庐，第一次将笔触深入到一个广为耳闻又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一代天之骄子——现代女大学生的卖淫。为了出国、事业、金钱……她们放弃了爱情，同时放弃了自己的肉体。

同时，小说在一种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对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性爱、婚姻、事业，以及他们孤寞、困惑、尴尬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透视和剖析。

小说主题严肃，文笔优雅流畅。作者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题材多其耳闻目睹，或亲身阅历。这的确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书；开卷欲罢不能，掩卷令人扼腕叹息、叹奇！

目 录

第一章：最初的蓝色沙滩之夜。

她开始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他正如梦如痴地朝房门走来……繁星之夜，从远方飘来的音乐。她的内心像是被什么触动了，颤栗了一下，一种不可名状的带着淡淡伤感的柔情开始在她体内荡漾、膨胀，汇成开始左右她的波涛……

第二章：那久远而令人缅怀的泥炭芬芳。

那张飘散着奇异香气的嘴开始像一道温泉在他身上流淌。从他的头、头发、眼睛、鼻子，缓慢流经他的脖子、胸脯、腹部、并越来越潮湿、滚烫地流过他周身……内心的一团迷雾慢慢弥漫开来，变得越来越浓，蒸腾、扩散，他呻吟了起来。

第三章：不得其门而入之门。

我醉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他把我搂入怀里，扶进漆黑的卧室。‘正这时，我才低声说：“要知道，唔，我想应该告诉你，我还是个处女。”他哈哈大笑，把我抛到床上。几分钟后，他惊叫一声。我这才知道，

他并没有真正信我……血，正从我的两腿
往下滴，粘乎乎地流进两只黑色漆皮鞋
……

第四章：蒙蒙细雨中的伊甸园的窗口。

她们自甘为娼。北京、广州人称她们作鸡，上海人粗鄙地称她们为煤饼，唯成都人最优雅，称她们为猫。但她们又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妓女，她们改良从娼，也许只是为了最后再度的改娼从良。

第五章：在铁芬尼吃早餐。

“请慢慢给我脱衣服吧！”她在我耳边柔声说……然后，她为我做了在我三十四年的人生中，从没有人为我做过的，既轻柔又大胆，轻易难以让人想象的事情。我浑身放松，闭着眼，任其摆弄……我不明白，妓女是怎么区分爱情与职业上的性交呢？性交这东西究竟在什么程度下算是精神上的，从什么程度开始算技术上的呢？

第六章：在那里的雄峰下。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见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感触到面前那自由的太空……她给他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第七章：险峻峡谷的游动广场。

“瞧，你说——她那么纯洁，那么善良，你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欲——你甚至不忌讳这一点：每次一看见她，身体就会哆嗦不住，汗水把衣服也湿透了。你害怕自己的情欲玷污了她，玷污了你们的爱情……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拯救你们的爱，所以才割断了她的喉咙，是这样吗？”法官问。“是的，”他嘟囔着说……当他最后知道她竟然是一个暗娼时，这个死囚突然翻身滚在了地上，已经泣不成声，但听起来又像在那里狂笑。

第八章：没有被拯救的撒与被拯救了的妓女。

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柔软、滚烫，像流动的液体，漫溢过他周身……多么奇怪，他们婚姻中数不胜数的性交，他已一次也记不清了。他至今难忘的，是与那个叫常珊的女人，一共四次。仅有的四次，但每次都深深刻在记忆中……

第一章 最初的蓝色沙滩之夜

• 1 •

客车在山脚下这条多年失修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着。一路颠簸不已，忽然跳起来，沿着一道陡坡朝上爬。

马达轰鸣，整个车身令人愉快地抖动着。

她的胳膊与男的挨在一起，腿部与他若即若离，不时碰撞着，挨挨擦擦，长时间保持着这种令人幻想无穷的亲近。

像初恋的时候，她周身的肌肤又重新变得敏感起来，处在了那种无法解脱的紧张、焦虑之中。

一路上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接触，终于使她内心的欲望又慢慢燃烧起来。

从遥远处，从脚跟，声音隆隆地上升、涌起，直至那股炽热的气浪打过心头，她开始有些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因甜蜜而完全湿透了。

她眼角的余光一直斜睨着他。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颧骨高耸，鼻梁在适当处陷了下去，又恰到好处地提升到她所熟悉的高处。一头满发比她记忆中的要黑且硬，更长一些，使他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要轻。

三十四？三十六？她暗暗屈指盘算着。

客车猛地一个左倾，他重重地撞在她身上。手肘从她柔软、高高隆凸着的胸脯猛地划擦过去。

他一把紧紧抓住了前面座椅的靠背，身体迅速脱离了她，一边多少有些局促、不安地望了她一眼，歉意且彬彬有礼地朝她笑了笑。

“对不起，”他说。声音浑厚，带着那种浓重的乡音。

她闻到了一股似乎很熟悉的男性身体特有的汗腺味，似乎有些慌乱，连忙说：

“没什么。真的。”

他又看了看她，朝她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坐正了，又像刚才那样挺直着腰杆，目不斜视地坐在那里。鼻端发着轻微而均匀的呼吸。

她的心头忽然翻涌起一股热浪，她知道这是因为再次听见了他的说话声，或受到那种熟悉同时又显得很陌生的鼻息，还有她在梦中一度度追寻过的汗腺气味……多么迷人的气息呀！

她觉得自己快要哭了，眼眶内泛出一层朦朦胧胧的泪光，但马上又被这夏日的热风吹干了。

但眼睛内那种潮湿、咸腥的感觉，却更深地渗入了她的心底。

她忍不住闭上眼睛，担心无法克制内心的情感。

她终于又慢慢睁开了眼睛。

生活使他变得成熟、坚定了。双眉紧锁，即使他朝她展颜一笑时，眉宇间那两道深深刻上去一样的竖直的皱纹也不见消失掉。

当然，她知道，这未必就表明他正心思重重，而是这种年纪的男人已经根深蒂固的坚毅外表。而这外表的一切又无

不闪烁着那种已经不再改变的个性的光彩。

上车以后，他就像现在这样一直纹丝不动地端坐着，随着这辆长途客车的颠簸而摇晃，坐姿始终如一。

偶尔点燃一支烟，蓝色的烟缕慢慢地化开，一层薄雾一样笼罩在他高低分明的面庞上。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自信、沉着，莫测深浅。

她明白自己再次受到了诱惑。

当然已经不是初恋时朦朦胧胧的情感——不，不是什么初恋。是的，他们相遇在一起时，根本就不是那种初恋的年龄了。但给她的感受，却和初恋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说，比初恋更甜蜜，更像在触碰某件圣器——在她多少有些畏缩缩第一次触碰他的身体时。

是的，此时此刻，她再次感到了某种激情，那种充满肉欲色彩的渴望。

她无法控制内心不断涌现的冲动。一心想用手抚摸他的面颊，抚摸他的胸脯，和他接触，紧紧搂抱在一起。

到后来，当她感觉他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身体紧贴住自己时，她觉得内心的幻想与现实已仅一步之遥，伸手可及了。

然而，渐渐地，开始时那种无法自抑的激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奇怪地一丝丝消退下去。像一个正在遭受强暴者，在已经停止挣扎，已经屈服，生理上已经开始作出某种焦虑的反应时，压在身上的施暴者却忽然抽身离去一样。她变得沮丧起来，反应复杂、强烈，甚至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种因羞辱所加剧的痛苦。

一旦确信现在就坐在自己身旁的这个男人已经不认识自己，对自己已全无印象，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内心便完全被一股又酸又涩的沮丧之情苦苦攫住了。

她曾设想各种可能：相逢一笑，故作冷漠，仍一见如故，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她唯独没有想到过会像眼前这样：一个旧情复炽，另一个却已经将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慢慢地，甚至有些莫名其妙，她又变得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的腿部紧挨在一起，因车子的颠簸、晃动而不住地相互摩擦着，透过一层薄如蝉翼的夏装，她感到了他发烫的身体，他们的肌肤如此亲近地接触在一起。假若有足够的勇气，她马上便可以与他走得更近，悄悄抓住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她甚至可以想象，在她抓住他手的瞬间，他可能作出的反应。但绝不会拒绝。

是的，谁会拒绝这样一次旅途上奇妙的艳遇呢？

艳遇有益身心。这话是谁说的？唔，管它呢，总之，某个她曾经认识的男人吧。

她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又变得高兴起来，甚至有些兴高采烈。不错，她更愿意一切从头开始。

她会从此抓住他，她这样想。

• 2 •

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也许结过婚，但后来又离了，反正在她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单身一人，正和他的一个新近发了大财的表弟叶纪高搅在一起。是的，她与他的这个开着辆“宝马”车的表弟远在遇见他以前便已经认识了。说认识，当然也就是那种关系。他显然并不知道她与叶纪高的那种关系，更不知道她所在干的事。

事实上，在他们认识的时候，她也不知道他会是某个与

自己睡过觉的男人的表哥。看上去，他的确显得那么超凡脱俗，闻不到一点人间烟火味。一种读书人的清高多少使他看起来有点孱弱，内心的自尊反显出外表上给人感觉的极其自卑。

也可以说，他们认识纯系偶然，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某种缘吧。

当时她正站在马路的一侧，等候绿灯了正在她举步跨下人行道时，她突然听见身后一个男人高声喊：

“等一等——”

她看见了他，一个显然不是来自她生活圈子里的男人。是的，她甚至一眼就看出他是某所高校的。后来她知道，他的确是一所大学的教师。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所产生的茫然，使她犹豫了片刻之后，终于站住了。

他走上前，在离她三四步远的地方站住后，向她问了声好。

“你好，”他说。“我想我们曾经见过面。要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可能的。看得出来，他们年龄相仿，也许是在同一所大学读的书。她甚至忍不住一时的冲动，想问一问他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但她忍住了，因为，她不想再接触他们，过去的同学、校友。所以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他。

“方长珊。你还记得吗？对这个名字还有没有印象？”并又重复了一遍，“方长珊。”

他伸出手，动作那么直率，以致她差不多也伸出手去，和他握在一起。

她当时还以为他在与她开什么玩笑，心里想也许这人真的认识自己。

“这真太巧了，”她笑着说。“你到底叫什么？”

他愣了愣。“方长珊。”又进一步解释说，“方苞的方，长久的长，珊瑚的珊。”

她笑了。“是吗？当真？”她说，“不过我不是你那个长。姓常，经常的常。”

“你是说你叫常珊？也是珊瑚的珊？”

“是的。”

这次他们握手了，象征性地碰了碰。

“好吧——再见，方长珊。”她差不多嘲弄地说。

他微微摇晃着脑袋。“这真太奇怪了，”他喃喃道。

表情是那么严肃，认真。

但，她已经快步走开了。她不想让这样的玩笑再开下去。也可以说，她并不喜欢自己过去认识的那帮同学、校友。对这种读书时代的小伎俩，她早已经厌倦了。

那天，她正是去西郊的一所公寓见他的表弟叶纪高。

她知道他给叶纪高打了电话，为了找自己。当时，他们正在床上。

而他与他的表弟差不多已整整三年没有打过一次照面了，甚至没有通过一次电话。

“是我，叶纪高。谁？方长珊？天啦，太好了，真太好了。”

一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叶纪高便兴奋不已地大声嚷嚷起来。这个仿佛一夜间暴富起来的家伙，一改往常的作态，开始孩子似的又嚷又笑。

她甚至有些妒忌他们由于血亲关系带来的那种亲热劲。

这个自称“城市的猎艳者”，在放下电话后便开始用一种古怪的眼光盯着她。

“你们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你和方长珊。”

“大街上。”

“大街上？”

“是的。他真就叫这名字？方长珊。”

没有回答。但她已知道他的确是叫方长珊，而不是为了接近一个大街上过去认识的女人所要的伎俩。

“人海茫茫，哈——他怎么偏偏就看中了你？而且是在大街上。”

这人似笑非笑，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她，而在盯着面前的烟灰缸。然后眼睛又闭起来。

她知道这人心里想说什么，但并不介意，因为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大约是干我们这事的，身上什么地方专给你们这样的男人刻了什么记号吧。”她笑嘻嘻地说，一边轻柔地按摩着他的身体。

他仰躺在宽大的床榻上，浑身放松，闭着眼，任凭她摆弄。

“我们这样的男人。唔——。不，他可不是我们这样的男人。”

“是呀，是呀，这看得出来。”

她眯起眼微笑着，看着他。

“你是说钱吗？”他说。

“还有什么？”

他沉默着，用手拍了拍她赤裸的腿部，示意她从他身上下来。

她迟疑了片刻，终于下来了，也躺在床上。侧过身子，想伸手搂住他，但被他用一只手臂拦住了。

俩人就这样躺着，良久，他似乎睡着了。

“能不能替我另外找个姑娘？”他忽然问，眼睛仍然闭着。她愣了愣，笑了。

“想换换口味吗？”她说，“当然，男人嘛。这不会有问题的。”

他没有解释。

“不是给我找，”他说。

“这么说你是想给你那位表哥找？”

“就算是吧。”

她笑得响起来。

“拉他下水？”她开玩笑说。

他避而不答。“行吗？”他问。眼睛睁开来，很正经地看着她。

“行当然行，”她有些懒洋洋地说。“可是，找个什么样的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吗？”

他想了想。“上回你带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青青。”

“对，青青。”他说，“就找青青吧。”

她知道叶纪高为什么会选择青青，也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就他本人来说，他并不喜欢像青青这样学生味还太浓的姑娘，但对迂腐、伪道学的人，也就是他那个表哥，一个伪装清纯的姑娘可谓是炎夏一杯冰镇的清凉饮料了。

“是的，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叶纪高对她说。

虽然她知道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但她还是媚态十足地笑了。

“对他来说，你这样的女人只是幻想中的东西，只能用少许加在一杯饮料里，而决不是全部。”

她笑起来。是的，她喜欢他们把她仅仅当成肉体的奇妙动物，而不希望在与他们这样的交往中，掺杂任何感情的色彩。

• 3 •

她挥手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去哪里？”青青多少有些不安地问。

青青从体态上看，可以说还完全像个孩子，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褲，脚上是一双这种年纪的少女穿着最适宜的白色运动鞋，上身是一件质地一般的绸料衬衫。似乎比大学校园里其它女孩子稍显得时髦一些，但并不过份。的确有几分高雅不俗的成份在内，手脚纤细却不娇弱，甚至给人某种浑圆、结实的感觉，蕴含着一种令人向往的勃勃生气。

听见青青不安地声音，她不由瞥了一眼青青，知道这姑娘还不太适应去那些豪华的星级宾馆，对那种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多少还有些心虚、怯唬。或者是因为在那种场合，将这种金钱与肉体的关系弄得太赤裸了。所以更喜欢去一些事先约好的私人公寓。一边听着唱碟，一边喝点酒或饮料什么的，像同学间的生日聚会那样，尽量将气氛弄得浪漫一些，充满了一种她这样的姑娘能很快沉溺进去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颓废与欢乐的情调。也就是说，尽量把上床改扮成一夜欢会后最后一道可有可无的甜点心。

她不由笑了笑。“我想去交大一趟，”她说。“你肯陪我去看一下我的一个同学吗？”

“当然，”青青说。显得有些迟疑。“他是干什么的？”

“你问我那个同学？”

“不，我问晚上我们去见的那个人。”

“说是做生意的。”她说，“你知道，现在人最喜欢的就是说自己是做生意的。无商不奸。商人本色：吃、喝、嫖、赌。一本书上说的。这就是现在人，说自己是做生意的，未必是在炫耀自己有钱，而是在自诩自己是一个无耻之徒。”

青青咯咯笑起来。“你也忒刻薄了些，”青青说。

“这你就差了，现在人就这号。”

“那么你呢？”

“我么？哦，说真的，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也许是刚刚才出土的吧。”

车子开到淮海西路口，她招呼司机把车子停下来，和青青下了车。

“你真的要去看你同学？”青青问。

她咧嘴一笑。“干嘛不去，”她说。

这天她特意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腰部曲线分明，上下高高鼓起。浑身都散发着那种昂贵、进口的科隆香水的气味。她只对这种香水的气味特别敏感，一闻就感到恶心。

她们朝交通大学的二号门方向走去。青青开始有些闷闷不乐，先并齐走，但慢慢便拉在了她后面。

她看见叶纪高的那辆“宝马”很快也在她们下车的那个路口出现了，等了一个红灯后，便开始朝她们这边驶过来。

等开到她们身后不远处时，车子放慢速度，和她们齐头并进。

叶纪高那颗梳得油光泛亮的脑袋从车窗内伸出来。“喂，小姐。”这人喊，“请问，樱花度假村往哪方向走？”

青青转过头，等发现是叶纪高，一时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

“呀！”青青说，“叶哥，是你呀。”

“青青！”叶纪高也用那种伪装得既惊又喜的声音喊。眼睛扫了扫她，开始像什么广告上的人那样笑容可掬，目光紧盯住了青青。“两位这是往哪去呀？”

“我陪珊姐上交大看一个同学。”青青抢着回答。

“看同学？唔——”叶纪高夸张地一拍车门。“这多没劲。这么晚还去看哪门子同学呀。”

“那你……们呢？”青青瞥见了车子里坐着的另一个人，似乎愣了愣。“上樱花度假村干什么？”

“上樱花度假村？”

“刚才你问路来着。”

叶纪高又一拍车门，“嗨，瞧我这记性。”叶纪高说，“我们本来想去那里看望一个前几天从日本来的朋友，想不到竟遇上了你。噢，和你一道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呀？”一边暧昧地朝青青眨了眨眼，嘴巴朝车内努了努。

青青的确是一个很乖巧的姑娘，马上就会意了，笑着回答：

“这位是珊姐，我的一个要好的朋友。”

叶纪高笑着望着她。“你好，珊姐。”一边朝她殷勤地点着脑袋。

“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她也笑着说。“你还是叫我常珊吧。”

“常珊？！”

她听见车内有人吃惊地叫了一声。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叶纪高说着，把头缩回了车内。“方长珊，莫非这就是你上次要找的那个常珊小姐？”

她看见他的身体稍稍朝她探出一些，看见了她，和她的目光碰在一起，似乎有些发愣，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你好。”他说。

“你好，”她也礼貌地朝他点了点头。

“这可真是太巧了。”叶纪高显得兴高采烈。“喂，我说，我们也不去樱花度假村看什么朋友不朋友了；你们呢，也别这么晚还去交大看什么同学不同学。干脆，我们一道去找个酒吧坐一坐。怎么样？青青小姐。”

青青似乎有些犹豫不定，眼睛望着她。“你说呢，珊姐？”青青问。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她说。

青青瞟了瞟车内，摇摇头。“你不去，我也不去。”青青说

“嗨，嗨，常小姐。”叶纪高嚷嚷道，“这多没劲。要玩当然大家一块儿玩。来来来，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先生，敌人的表哥。才高八斗，学贯中西。那才叫国家的栋梁之材。”

“你在胡诌什么！”

她听他在车内不满地嘟囔说。

“胡诌？这是叫实事求是。”叶纪高笑哈哈的，一边打开车门。“好啦，好啦，两位也别再推辞啦，这才叫缘。随缘，这可是一种挺高深的活法。请上车吧。”又朝车内喊：“长珊，能劳你一下大驾么？陪常小姐坐后面去。”看来他已经改变了初衷

青青目光古怪地望着她，欲言又止。她也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朝青青摊了摊手。

他们都上了车。她与他坐在后面。虽然不是正襟危坐，但